第　一　章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外约旦埃米尔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现代约旦的领土属于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领地。巴勒斯坦区域组成一个特殊的耶路撒冷州。帝国主义协约国把奥斯曼帝国的领地瓜分以后，这些地方就包括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内。约旦河左岸，即东岸的土地是外约旦①，也属于巴勒斯坦。但事实上外约旦成为委任统治地的一个特殊地区。

二十世纪初，外约旦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非常落后的农业边区，远离近东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主要中心。土耳其帕夏的横行霸道、

①按阿拉伯文是约旦东部或作东约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封建内哄和游牧封建主的武士队对定居地区的侵扰，使外约旦地区的人口不到三十万人。曾经是繁荣的城市如佩特拉、安曼、杰拉什成为一片废墟。亚喀巴在希腊化国家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曾经是红海最繁荣的港口之一，变成了偏僻的渔村。外约旦最大的城市和商业中心萨勒特总共只有一万人左右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只有外约旦北部的阿杰隆山区和萨勒特州差不多完全住着定居人口。在克拉克地区占优势的是半游牧和游牧居民。马安、亚喀巴周围和东部沙漠（少数绿洲除外）是贝多因游牧部落分布的地区。整片整片的区域，甚至是靠近富有水源的地方（如全部约旦河流域）都荒无人烟②。

十九世纪末，土耳其统治当局把高加索的好几千名切尔克西人迁移到外约旦，这些移民建立

①《帝国东正教会巴勒斯坦学会通报》，1886年5月，第88页古德萨尔：《1917—1918—1925年巴勒斯坦回忆录》，第182页。

②《帝国东正教会巴勒斯坦学会通报》，1890—1891年，第2卷，第261页。——在土耳其统治结束时，游牧及半游牧居民约占居民的三分之二；迪尔登：《约旦》，第42页；本·齐维：《穆斯林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第14页。

了新的居民点，其中包括安曼，定居的农业地带稍微扩大了一些。二十世纪初，政府开始建筑汉志铁路，1908 年完成。但是这些措施首先不是从经济考虑，而是从战略考虑的。切尔克西人居住地成为奥斯曼统治者对贝多因人斗争的可靠据点。铁路主要是用作军事交通线。二十世纪初访问近东国家的德国农学家奥赫根写道：“政府现在能够迅速从大马士革调动军队到以前只能用非常紧张的人力和畜力，并耗费巨大的资金才能达到的那些地区。”①

外约旦国民经济的水平非常之低。农民应用最原始的农业工具：如简陋的木犁、镰刀、鹤嘴锄和铲。当地庄稼人甚至都不知道象耙那样的农具；也不用有轮子的运载工具。奥赫根写道：“假如我们能够回到千年以前农夫的耕作方法，那么除了整个贫穷化以外，我们会发现与当前的景象毫无不同之处。”②

手工艺完全衰落了。仅仅在萨勒特、克拉克

① 奥赫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自然和农业概要》，第 53 页 。

② 同上，第 59 页。

及其他一些城市还保持了供应贝多因集市的粗皮鞋和做帐篷用的纺织品的生产①。事实上，外约旦的城市，就城市本身的意义而论，不能算城市。它们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即令在萨勒特，绝大部分市民也专门从事园艺和葡萄园业。

外约旦大部分地区的农民经济保存了自然经济的性质。下列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从外约旦输出的东西是很多的（小麦、大麦、蜂蜜、葡萄干），同时输入则仅限于奢侈品和武器②。显然，输出的只是以税收和租金方式征来的那部分农产品。外约旦城市不是商业中心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农民经济中少量的剩余物资以及商品手工艺的产品（如在贝多因人区域开采的盐、钾碱、柏油，北方山区森林地带烧的木炭）不是在外约旦城市，而是在大马士革、耶路撒冷、纳布卢斯销售的，或者是卖

①邱涅：《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第4分册，第39、47、49页。

②同上，第40页欧洲旅行家关于克拉克地区的记载："居民没有钱，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离大城市很远"（《帝国东正教会巴勒斯坦学会通报》，1894年，第5卷，第190页）。

给从埃及来的商人①。仅在萨勒特才有适应贝多因人需要的微不足道的集市。

十九世纪前半叶，外约旦地区实际上已从土耳其政府那里独立出来。贝多因人大部落的酋长们到处统治着农业居民，为了保护和捍卫农民不受隶属于他们的部落的侵袭，征收特别的贡赋——“呼沃”。

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素丹政府才逐渐在此建立自己有效的统治机构。土耳其控制的建立，首先反映在对外约旦劳动人民群众的剥削方式上。从奥斯曼统治以后，农业居民必须和素丹统治下的其他地方一样，缴什一税、地税和户税以及其他苛捐杂税，服强制的筑路劳役。但同时还保持了旧的剥削形式。贝多因人酋长们在定居地区的重要性虽然降低了，但是，依然保持着“保护制度”。外约旦游牧部落——胡威塔特、本尼·萨克尔、本尼·阿梯耶—— 的酋长们照旧从半定居的小部落、许多小村庄、甚至小城市（如马安、首贝克）征收“呼沃”。土耳其统治导致对定

①鲁品：《现代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第 243 页；奥赫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自然和农业概要》，第 46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居地区农业居民剥削的加强：他们向国家缴税的同时，还继续承担义务（当然稍轻一些）以求得“保护”。这就不能不阻碍农业中生产力的发展。

土耳其人的入侵，严重打击了贝多因部落的游牧经济。汉志铁路破坏了游牧民对商业和对去“圣城”麦加和麦地那朝拜者的无数商队在供应方面的垄断。土耳其行政当局依靠铁路线上的戍军，开始对贝多因人地区征税。贝多因人传统工艺的衰落和捐税的压迫，加速了部落中财产分化的过程。在外约旦一部分贝多因人中农业的重要性不断增长。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外约旦，甚至发生了本尼·萨克尔、胡威塔特等许多强大部落的加速定居。但是土耳其当局的政策大大地阻碍了这个过程。一些贝多因部落处于特权地位：牧民承担税捐比定居地区轻得多，他们不服军役。

因此，半定居区的农民坚持在从事农业的同时保存畜牧业。“越接近草原，贝多因人和农夫之间的区别越不易分辨。后者在东部地区从来不种树木。村庄是光秃秃的，边境的村落既无橄榄树又没有无花果树；也不耗费精力在此进行建

筑。在草原边界上，农夫经常只是挤在废墟或洞穴里居住。因此他们迁走时就丢不了什么。假使他们种地，并建筑好的房屋，那么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就要招致被课捐税和服军役，现在他们则免除了这些义务。边境的农夫为自己保留了重新变为贝多因人的可能性’①。在克拉克、马达巴、塔菲拉地区，类似的半游牧成分尤其厉害，在北部靠近豪兰的地区，几乎没有这类成分。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素丹政权企图推行的措施，其中包括实行土耳其的耕作方法，只是形式上在这一地区的相当大部分地方推行。公社土地所有制公开取消了（根据 1858 年土地法）。土耳其行政制度建立以后，部落公有的土地在法律上归大马士革、萨勒特的封建家族和氏族部落酋长所有，奥赫根根据官方的统计得出结论，在外约旦，农民持有的土地不超过全部耕地的 15％②。同时这一结论远远没有反映事实的真实状况。在外约旦并不一定遵守土耳其的土地法。虽然个别

① 奥赫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自然和农业概要》，第 42 页 。

② 同上，第 58 页。

氏族部落的酋长及城市显贵能够攫取相当大块的土地，可是小农、氏族部落土地所有制依旧占优势。捷克旅行家及人种学家穆西耳在二十世纪初对阿拉伯西北部进行了研究，写道：“私人持有的土地非常之少。只有在不久以前兴起的村庄如马达巴，农夫持有从贝多因人那里买来的小块土地。在老村庄或半定居的居民那里，土地常常属于整个部落，而分一块土地给其成员中每个有房屋或帐篷、独立经营耕作的家庭使用。’① 另一个对这一地区有研究的专家约桑也证实了这些情报。例如，他谈到克拉克地区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占优势。“每个部落持有适于耕种的一定数量的土地；因此，萨马基亚附近的耕地属于汉志信奉基督教的部落。每年酋长在长老会议的协助下，按部落的三个分支，把土地分为三个相等部分。抽签分地。以后三部分地的每一块又分为若干均等部分分给每个家庭，因此，每个家庭不管人口多少，获得相等的土地从事耕种。’② 更早一些年代（十九世

①引自别尔希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头三分之一年代内阿拉伯北部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第 91—92 页。

② 同上，第 92 页。

纪九十年代初）的材料证明公社所有制在豪兰地区占优势。

所有这些可以说明（城市显贵、部落酋长、有势力的家族首脑、官僚、上层神职人员及经商人士甚至可以正式占有相当大面积的耕地或荒地）小农土地所有制是十分普遍的。如果观察半游牧的农业居民阶层的大部分，那么，很明显，农民阶层——土地所有者占农业居民的大多数。大部分贝多因居民保持着经济的独立性。

小农所有制的广泛普及使氏族部落关系能够长久存在。实际上整个地区在不同程度上保存着部落组织。自然，在贝多因人区域部落组织最强。氏族部落的上层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当然都占统治地位。游牧部落（不谈半定居的）的酋长在紧靠沙漠地区，都有自己的耕地。但是贝多因酋长们的农业，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土地由农夫耕种，基本上用“呼沃”方式，以整个部落的名义向他们征收。“呼沃”的某些部分在氏族的同族人中间分配。对外部世界的关系，原则上部落是一个整体。在部落间不断冲突和战争的局面中，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族部落的上层人物在这些情况下非常注意保持部落的一定团结。在土耳其的扩张方面，部落上层人物和一般群众之间利益的一致也有重大意义。征税，取消贝多因人垄断商队的供应，反对征“呼沃”的斗争——所有这些都引起了部落上层和普通贝多因人的不满。因此他们间的矛盾这时就退居次要地位。当然这并不否定部落上层剥削同族人的事实，但是这种剥削却具有旧的族长制的形式①。

在农业居民占优势的地区，社会分化更为明显。但是就在这里，有势力的封建家族也不是耕地的独占持有者。到世界大战初，农民土地被剥夺的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封建族长制形式的剥削制度在这些地区也占着显著的地位。定居居民的很大部分保留了氏族部落组织，这种组织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有势力的地主的奢求。

保持非常牢固的氏族和家族关系，使得那些单独的部落和公社的人民群众更易于团结起来，

①别尔希茨：《阿拉伯北部游牧民的宗法封建关系（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头四分之一年）》（载《前亚人种志文集》，第1卷，1958年）一文中也描写了类似的社会关系。

反对土耳其政府的政策，征税，推行军役的企图。外约旦的许多氏族部落公社几乎完全不受素丹当局的统治。奥赫根写道：“贝多因人是政府制订所有措施时必须考虑的一支关系重大的军事力量。”① 土耳其行政当局为了保持部落对它的忠诚，不得不支付给部落的酋长们大笔津贴。

在氏族部落酋长们和封建族长家族的上层分子的领导下，外约旦定居和半定居地区不断进行了反对土耳其控制的斗争。

但是居民分为许许多多的孤立的部落和公社，它们之间经常发生军事冲突，严重地阻碍了反对土耳其的全民运动的发展。土耳其总督们在当地居民中煽动本来存在着的意见分歧、挑起不同集团间的冲突的同时，逐渐地、不断地、巩固了它自己的地位。

奥斯曼帝国参加世界大战以后，土耳其当局的政策的掠夺性及其根本无视居民的利益，表现得更为尖锐。土耳其当局强征粮食。外约旦成为

①奥赫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自然和农业概要》，第41页。——土耳其政府被迫放弃在整个克拉克州、即阿杰隆山以南整个区域推行军役义务和登记土地的事实是非常说明问题的。

土耳其军队在巴勒斯坦前线和汉志的主要粮食基地。土耳其当局为了运出粮食，在死海建立了专门的舰队，并建筑了埃里哈到安曼的道路①。外约旦山区的森林和果园遭到乱砍乱伐。国内发生了饥荒。无数人群从呆惯了的地方逃走。到战争结束时，外约旦区的经济生活事实上瘫痪了。

埃米尔国的形成

外约旦地方连同巴勒斯坦及近东其他地区（叙利亚和黎巴嫩）很久以来就引起帝国主义大国的注意②。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与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和美国统治集团有联系的各种基督教差

①麦克拉肯：《新巴勒斯坦》，第 223—224 页；詹品：《现代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第 267 页。

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外约旦地方实际上没有受到欧洲资本经济扩张的祸害。只能看到十分微小的商业渗透和资本投资的个别企图：例如一个英国企业家在 1912 年所购买的土地，后来被土耳其当局宣告无效；有人得到了开采磷灰石的租让权；由外国垄断资本撑腰的叙利亚批发商获得了石油勘探的租让权。但是外国垄断资本对这一地区的经济资源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上面所举的租让权，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利用。

会[1]和文化机构，在外约旦地区展开了积极的活动。以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人种学家为幌子组成的许许多多“学术”代表团派到外约旦进行侦察和间谍活动。英国军部的活动最为活跃。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后来担任英国陆军大臣的基切纳尔（1883年）、英国女间谍格特鲁特·贝尔（1900、1905、1914年）和许多其他名气较小的民政、军事‘研究者’访问了外约旦[2]。基督教差会也积极展开了活动。

英国殖民当局侵占埃及以后，有计划地把埃及统辖地区扩展到苏伊士运河以东。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英帝国主义者破坏了1841年关于埃及东界的素丹敕令，强占了整个西奈半岛。英国殖民官吏领导的埃及警察力量驻扎在隔水正对亚喀巴港很近的地方。在英国政府的压力下，这

①基督教会派到国外传道及进行文化侵略的团体。——译者

② 皮克：《约旦及其部落史》，第137页；贝尔：《格特鲁特·贝尔书信集》，第2卷，第71—72页；《地理杂志》，第20卷，第6号；第33卷，第5号；第35卷，第3号；第39卷，第1号。

次侵占为 1892 年 4 月 14 日素丹敕令所确认①。

到二十世纪初，英国和土耳其在整个近东的分歧，尤其是在近东和外约旦区，特别激化了。土耳其统治集团越来越以从属于德帝国主义的同盟者的面貌出现，德帝国主义的目的在于推动奥斯曼帝国积极开展其阿拉伯政策。例如，德国威廉二世皇帝声称："未来的土耳其帝国位于亚洲，在哈利斯和奥龙台斯②，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③ 德国和土耳其扩张中最近的目标是阿拉伯半岛和埃及。外约旦正处在这些国家的衔接点，对德国和土耳其的计划有很大的战略意义。在汉志铁路建筑以后，这种意义日益重要，这条铁路和巴格达铁路一样，是德国的扩张政策和土耳其在其阿拉伯领地加强统治的工具。

①参看邦达烈夫斯基：《十九世纪末俄国一埃及关系》，第 8 页；猴赛因·法伍齐·纳贾尔：《中东的政治与战略》，第 1 卷，第 269 页。

② 哈利斯（Галис 即 Halys）是小亚西亚最大河流克泽河（Kizil Irmak）的古称。奥龙台斯河（Orontes）即今阿西河（Hahr el 'A'si），发源于黎巴嫩，经叙利亚到土耳其南部入地中海。——译者

③ 萨豪：《土耳其的亚洲帝国》，第 5 页。

土耳其以及为它撑腰的德国对邻接汉志铁路地区的政策，引起在埃及的英国殖民当局和英国政府的嫉妒。从马安到亚喀巴建筑铁路支线的计划特别遭到反对。当 1906 年奥斯曼帝国企图实现这一计划，土耳其军队占据了亚喀巴湾的若干据点，其中包括西奈半岛上埃及行政管辖下的村落塔巴时，英国政府要求立即停止这些措施。土耳其显然是在德国大使的影响下作出的答复，提出了重新审查埃及地位的建议。英国对于这种前景——德国和土耳其控制下的铁路通到沿海地区，直接靠近苏伊士运河，并在亚喀巴建筑海港—— 将造成的后果使非常不安的法国和俄国就出面支持英国。由于法国和俄国的外交行动，德国放弃支持土耳其，1906 年 5 月，土耳其军队撤离了西奈半岛。根据同年 10 月 1 日的特别协定，土耳其和埃及的边界离亚喀巴只有五公里。建筑马安—— 亚喀巴的支线问题，再也不提了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约旦是土耳其在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前线的交通枢纽，也是奥斯曼军

①纳贾尔：《中东的政治与战略》，第 1 卷，第 268—270 页。

队在这个地区的主要粮食基地。

英国舰队统帅部估计到这里的特别重要性，早在 1914 年 12 月便企图使海军陆战队在亚喀巴登陆。但是英国在近东的军事失利，推迟了转到外约旦的军事行动。英国在巴勒斯坦前线进攻（1917 年 1 月）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为了保障英军的右翼，英国政府坚持把汉志部落的军事行动转移到亚喀巴和马安，这些部落在 1916 年 7 月掀起了反对土耳其的起义，但直到当时，还被牵制在汉志中央地区以及亚喀巴、马安地区。从 1917 年开始，起义的领导和外约旦贝多因部落酋长们之间开始了密切的接触。特别是汉志政府的英国顾问、间谍劳伦斯和外约旦最大部落胡威塔特的酋长阿乌达·阿布·太伊及其他酋长之间达成了协议①。1917 年 7 月 5 日，亚喀巴被汉志起义者和胡威塔特、本尼·萨克尔和外约旦其他部落的部队占领，亚喀巴成为这一地区游击战争的主要基

①安东尼厄斯：《阿拉伯的觉醒》，第 223 页 劳伦斯：《智慧的七根柱子。一次胜利》*，第 180—181 页。

书名系用《圣经》典故："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旧约。箴言》，第 9 章）。作者在该书序言中提到书名原是他早些时候未出版的一本涉及七个城镇的书名，这本书借用此名作为纪念。 —— 译者

地。外约旦全部地区很快成为战场，1918年9月完全解放了①。

但是，由阿拉伯人自己的力量从土耳其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外约旦，未能享受胜利的果实。它和全部叙利亚省份的领土一样，成为英法帝国主义者之间激烈争执的目标。法国政府主动提出有关瓜分的谈判。它最初提出的要求是把全部“历史上的”叙利亚，其中当然包括大马士革省的外约旦各州、还有巴勒斯坦归自己占有②。英国用尽心计拖延这一问题的讨论，因为它企图用武力侵占这些地区，使法国面对既成事实。当英帝国主义者和麦加的谢里夫③侯赛因·哈希姆谈判有关他参加协约国一方作战时（答应战后在他统治下建立包括汉志、叙利亚和伊拉克省份在内的王国），英国对其同盟者的要求作出了让步。打算是

①关于外约旦的军事行动详见拉扎烈夫：《土耳其统治在阿拉伯东方的崩溃(1914—1918年)》。

② 《亚洲土耳其的瓜分》，第105、124页；伯蒂：《协约国在幕后》，第50页；劳埃德·乔治：《和约真相》，第2卷，第1122页。

③ 谢里夫是穆斯林的尊称。是穆罕默德的后裔、麦加的统治者。——译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